

盐铁论·本议

惟始元六年⁽¹⁾，有诏书使丞相、御史与所举贤良、文学语⁽²⁾。问民间所疾苦⁽³⁾。

【注释】

(1) 惟：发语辞。始元六年：公元前八十一年。始元，西汉昭帝年号。

(2) 丞相：指田千秋（又称车千秋）。御史：这里指御史大夫桑弘羊，或称大夫；本书其他篇中的御史，有时也指御史大夫的属官。桑弘羊（公元前152年——前80年），西汉著名法家，曾担任西汉最高财务领导职务达三十余年，协助汉武帝进行了一系列成效卓著的重大财政改革。盐铁会议的第二年，被霍光杀害。贤良、文学：都是皇帝下诏、地方推举的读书人。这次会议的前一年就曾下令各地推举贤良、文学。参加盐铁会议的贤良、文学都是经过挑选的保守复辟势力的代言人，孔老二的信徒。语：议论。

(3) 问民间所疾苦：询问民间所感到疾苦的事。

【按】当时昭帝年幼，朝政由大将军霍光操纵。霍光以此为名，召开盐铁会议，对推行汉武帝政治路线的法家桑弘羊进行突然袭击。

文学对曰：“窃⁽¹⁾闻治人之道，防淫佚之原，广道德之

端⁽²⁾，抑末利而开仁义⁽³⁾，毋示以利⁽⁴⁾，然后教化可兴，而风俗可移也。今郡国有盐铁、酒榷、均输，与民争利⁽⁵⁾。散敦厚之朴，成贪鄙之化⁽⁶⁾。是以百姓就本者寡，趋末者众⁽⁷⁾。夫文繁则质衰，末盛则本亏⁽⁸⁾。末修则民淫，本修则民悫⁽⁹⁾。民悫则财用足，民侈则饥寒生。愿罢盐铁、酒榷、均输，所以进本退末⁽¹⁰⁾，广利农业，便也⁽¹¹⁾。”

大夫曰：“匈奴背叛不臣⁽¹²⁾，数为寇暴于边鄙⁽¹³⁾。备之则劳中国之士⁽¹⁴⁾，不备则侵盗不止。先帝哀边人之久患，苦为虏所系获也⁽¹⁵⁾，故修障塞，饬烽燧，屯戍以备之⁽¹⁶⁾。边用度不足，故兴盐铁，设酒榷，置均输，蓄货长财，以佐助边费⁽¹⁷⁾。今议者欲罢之，内空府库之藏，外乏执备之用⁽¹⁸⁾，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⁽¹⁹⁾，将何以贍之⁽²⁰⁾？罢之，不便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- (1) 窃：用作表示个人意见的一种谦词。
- (2) 淫佚 (yì 逸)：嗜欲放纵过度。原：根本。端：指儒家所谓人所固有的道德的萌芽因素。这是一种唯心论观点。
- (3) 末利：经营工、商之利。末，指工商业。
- (4) 毋：同勿，不要。
- (5) 郡国：汉高祖统一天下后，一面实行郡县制，一面分封王、侯。封王的国称王国，封侯的国称侯国。郡和国合称，就是指地方。盐铁：指盐铁官营，始自汉武帝元狩四年（公元前一一九年）。酒榷 (què 确)：指酒类专卖，始于汉武帝天汉三年（公元前九八年）。均输：汉武帝元鼎

- 二年（公元前一一五年）推行均输法，设均输官，收购物资，掌管运输，调剂各地贡赋物品。与民争利：这里儒生所谓的“民”，根本不是劳动人民，而是那些地方诸侯王、大工商业奴隶主。他们是一小撮妄图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。
- (6) 散：破坏。朴，这里指朴实的风气。化，风气。
- (7) 就：从事。本：指农业生产。
- (8) 夫：发语辞。文，巧饰，表面的装饰。质，朴质，实在的内容。
- (9) 修，治。这里是发达完善的意思。愬（què 确）诚实谨慎。
- (10) 进本退末：加强农业，抑制工商业。
- (11) 便：妥当、合宜。
- (12) 匈奴：西汉时我国北方一个游牧民族，当时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。这里指匈奴族奴隶主统治者。不臣：不服从。
- (13) 数（shuò 朔）：屡次。寇暴：侵略。边鄙：边境。
- (14) 中国：这里指中原。
- (15) 先帝：指汉武帝。虏：这里指匈奴。系：擒捉。获：俘虏、掠夺。
- (16) 修：修筑。障塞：堡垒、要塞。飭（chì 斥）：整顿。烽燧：古代在边境上修筑高台，遇有敌入侵，即以烟火报警。屯：屯田驻军。戍：戍守边防。
- (17) 蕃：繁殖、增多。长（zhèng 掌）财：增加财政收入。边费：边防费用。
- (18) 府库：国库。执备：拿着武器守备。
- (19) 备塞：守备边塞。乘城：登城〔防守〕。
- (20) 贍（shàn 善）：供给。

文学曰：“孔子曰：‘有国有家者，不患贫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⁽¹⁾。’故天子不言多少，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丧⁽²⁾。畜仁义以风之，广德行以怀之⁽³⁾。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。故善克者不战，善战者不师，善师者不阵⁽⁴⁾。修之于庙堂，而折冲还师⁽⁵⁾。王者行仁政，无敌于天下，恶用费哉⁽⁶⁾？”

大夫曰：“匈奴桀黠⁽⁷⁾，擅恣入塞⁽⁸⁾，犯厉中国⁽⁹⁾，杀伐郡县朔方都尉⁽¹⁰⁾，甚悖（bèi 背）逆不轨，宜诛讨之日久矣。陛下垂大惠⁽¹¹⁾，哀元元之未贍⁽¹²⁾，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⁽¹³⁾。纵无被坚执锐者北面复匈奴之志⁽¹⁴⁾，又欲罢盐铁、均输，扰边用，损武略⁽¹⁵⁾，无忧边之心，于其义未便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(1) 引文见《论语·季氏》。上句‘贫’原作‘寡’，下句‘寡’原作‘贫’，误，今改。国、家：国，指诸侯的封地；家，指大夫的封邑。均：平均。安：安分。

【按】孔丘认为诸侯、卿大夫这样的统治者，不必担心贫穷而应担心分配不均；不必担心人少而应担心人不安分守己。孔丘所谓的“均”，是奴隶制“分田授禄”的代名词；他所说的“安”，是不要造反的意思。这种“均”和“安”，显然是维护奴隶社会的分配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反动理论。

(2) 丧：丧失。

(3) 畜：蓄积。风：这里作动词，是教化的意思。广：推行，发扬。怀：怀柔、安抚。

(4) 文意见《春秋谷梁传·庄公八年》。善克者：善于克敌

制胜的。不师：不要很多军队。不阵：不必列阵交锋。

(5) 修：使修明。庙堂：原指宗庙，这里指朝廷。冲：冲车、战车。折冲：制服敌人。还军：回军，使敌人退兵。

(6) 恶 (wū 乌) 用：何用。费：经费。

(7) 桀黠 (jié xiá 杰狭)：凶恶狡猾。

(8) 擅 (shàn 善) 恣：专横放肆。

(9) 犯厉：侵犯为祸。

(10) 朔方：汉郡名，今内蒙伊盟西北。公元前一二四年，匈奴统治者多次侵犯朔方郡，杀都尉（武官名）朱英。公元前八七年冬，又侵入朔方，杀汉官吏，掠夺百姓。

(11) 陛下：对皇帝的尊称，这里指汉昭帝。垂：降。

(12) 元元：百姓。贍：富足。

(13) 暴 (pǔ 普) 同曝，曝露。

(14) 纵：即使。被坚：披坚甲。执锐：握兵器。

复：报复，反击。

(15) 扰边用：扰乱边防用费的筹划。损武略：破坏军事作战计划。

文学曰：“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⁽¹⁾。孔子曰：‘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⁽²⁾。’今废道德而任兵革，兴师而伐之，屯戍而备之，暴兵露师以支久长，转输粮食无已，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，百姓劳苦于内。立盐铁，始张利官以给之⁽³⁾，非长策也⁽⁴⁾。故以罢之为便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古之立国家者，开本末之途，通有无之用⁽⁵⁾。市朝以一其求⁽⁶⁾，致士民，聚万货，农商工师各得所欲⁽⁷⁾，

交易而退。易曰：‘通其变，使民不倦。’⁽⁸⁾ 故工不出，则农用乏；商不出，则宝货绝。农用乏，则谷不殖；宝货绝，则财用匱⁽⁹⁾。故盐铁、均输，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⁽¹⁰⁾。罢之，不便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(1) 贵：崇尚。贱：鄙视。

(2) 引文见《论语·季氏》。文德 对武功而言。来 招致。安：安抚。

【按】儒生用儒家“贵以德而贱用兵”的陈词滥调，以及孔丘的反动观点来攻击桑弘羊抗击匈奴统治者侵略的主张，甚至把这场正义战争说成是“废道德而任兵革”，充分暴露了他们卖国主义的真面目。

(3) 始：开始。张：设立。利官：指主管专利事业的盐官、铁官、均输官、平准官等。之：代词，指守卫边防的军队。

(4) 长策：好的计谋。

(5) 开：开辟。通：沟通。

【按】儒生打起发展农业的幌子，来反对盐铁官营政策，鼓吹“进本退末”。桑弘羊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儒生废除盐铁官营的反动主张，指出“本”“末”之间的正确关系，并把二者统一起来。认为它们应是互相促进，同时发展的。这是先秦法家“崇本抑末”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。

(6) 市朝：这里指集市。一，统一。求：需求。

(7) 工匠：工匠。

(8) 引文见《易·系辞》。通其变 这里指互通有无的意思。

倦：倦怠。

(9) 匱(kuì 愧)：匱乏，竭尽，

(10) 委财：积压的财货。调(tiáo 条)：调剂。

文学曰：“夫导民以德，则民归厚⁽¹⁾；示民以利，则民俗薄⁽²⁾。俗薄则背义而趋利，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。老子曰：‘贫国若有余⁽³⁾。’非多财也，嗜欲众而民躁也⁽⁴⁾。是以王者崇本退末，以礼义防民欲，实菽粟货财⁽⁵⁾。市，商不通无用之物，工不作无用之器。故商所以通郁滞⁽⁶⁾，工所以备器械，非治国之本务⁽⁷⁾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管子云⁽⁸⁾。‘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⁽⁹⁾，器械不备也。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⁽¹⁰⁾，商工不备也。’陇、蜀之丹漆旄羽⁽¹¹⁾，荆、扬之皮革骨象⁽¹²⁾，江南之楠梓竹箭⁽¹³⁾，燕、齐之鱼盐旃裘⁽¹⁴⁾，兖、豫之漆丝絺紵⁽¹⁵⁾，养生送终之具也，待商而通，待工而成。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⁽¹⁶⁾，以通川谷，服牛驾马⁽¹⁷⁾，以达陵陆⁽¹⁸⁾；致远穷深⁽¹⁹⁾，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⁽²⁰⁾。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衣用，开均输以足民财；盐铁、均输，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⁽²¹⁾，罢之，不便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(1) 导：诱导。归厚：归于纯厚。

(2) 薄：浇薄，不厚道。

(3) 今本《老子》无此句。若：好象。有余：富裕。

- (4) 躁：急躁不安，这里是急于求利的意思。
- (5) 菽(shú 熟)：豆类的总称。粟(sù 诉)：小米。菽粟：指粮食。
- (6) 通郁滞：流通积压停滞的货物。
- (7) 本务：根本的事务。
- (8) 管子云：《管子》，书名。今本《管子》中没有这几句话，但在《管子·国蓄》中有类似的文句。
- (9) 饶：富饶。
- (10) 山海：这里指大山和河海里的物产。
- (11) 陇：相当今甘肃东南部。蜀：相当今四川北部。丹：丹砂。旄(máo 毛)：指牦牛尾，这里泛指兽毛。
- (12) 荆：相当今湖南、湖北一带。扬：相当今江苏、安徽的南部和江西、浙江一带。骨：指兽骨。象：象牙。
- (13) 楠(nán 南)：楠木。梓(zǐ 子)：梓木。箭：竹的一种，心实质韧，可作箭干。
- (14) 燕：相当今河北北部。齐：相当今山东北部和胶东地区。旃(zhān 沾)：毡子。裘：皮袄。
- (15) 兖：(yǎn 掩)相当今山东西南部、河南东部。豫：相当今河南南部、安徽北部。絺(chī 痴)：细葛布。紵(zhù 注)：麻布。
- (16) 櫂：同楫(jí 几)，船桨。
- (17) 服：使用。
- (18) 陵：丘陵。
- (19) 致远穷深：送达遥远地方深入偏僻地区。
- (20) 交庶物：流通万物。庶：众多。

(21) 戴仰：拥护。取给：即取和给，买来自己需要的、出售自己剩余的东西。

文学曰：“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，工商盛而木业荒也⁽¹⁾；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，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⁽²⁾。故川源不能实漏卮⁽³⁾，山海不能赡溪壑⁽⁴⁾。是以盘庚萃居⁽⁵⁾，舜藏黄金⁽⁶⁾，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⁽⁷⁾，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⁽⁸⁾。排困市井，防塞利门⁽⁹⁾，而民犹为非也，况上之为利乎？传曰⁽¹⁰⁾：‘诸侯好利则大夫鄙，大夫鄙则士贪，士贪则庶人盗。’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⁽¹¹⁾。”

大夫曰：“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，往来烦难，物多苦恶，或不偿其费⁽¹²⁾。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，而便远方之贡，故曰均输。开委府于京，以笼货物⁽¹³⁾。贱即买，贵即卖。是以县官不失实，商贾无所贸利，故曰平准⁽¹⁴⁾。平准则民不失职，均输则民齐劳逸⁽¹⁵⁾。故平准、均输，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，非开利孔为民罪梯者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(1) 荒：荒废。

(2) 不务民用：不从事生产人民实用的东西。淫巧：过于工巧，指奢侈品。众：多。

(3) 川源：河流。卮(zhì 至)，古代一种盛酒器。漏卮：漏的酒器。

(4) 赡：这里是满足的意思。壑(huò 货)：大山沟。

(5) 盘庚：商朝的一个帝王。萃(cuì 脆)居：指用茅草盖

屋，不加修剪。萃：草盛的样子。

(6) 舜藏黄金：事见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。意思是：舜把黄金扔到高山里，为的是堵塞贪鄙之心。藏：舍弃。

(7) 高帝：汉高祖刘邦。贾(gu 古)：坐商。据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，汉初，高祖下令商人不得穿绸衣、乘车。后又有商人子孙不得做官的条文。

(8) 遏(ē 鹅)：遏制。醇(chún 纯)原意是使酒更浓。这里有培养起的意思。

(9) 排困：排斥、困辱。市井：原指商人聚居的地方，这里指商人。防塞：杜绝。利门：赚钱的门道。

(10) 《传》指《春秋公羊传》。在该书何麻(同休)注中有类似的话。

(11) 利孔：谋取暴利的门路。罪梯：犯罪的阶梯。

【按】“《传》曰”以下数句，是文学以骂诸侯、大夫、士为名，攻击法家桑弘羊，妄图否定桑弘羊“开本末之途，通有无之用”的正确主张，开历史倒车。

(12) 烦难：麻烦、困难。苦恶：很粗劣。偿：抵偿。费：这里指运费。

(13) 委府：仓库。笼：容纳、贮存。

(14) 县官：泛指官府。实：实物。贸利：通过贸易谋取大利。平准：平衡物价。这里指平衡物价的政策。

(15) 失职：失业、失所。齐劳逸：使劳逸平均。

文学曰：“古者之赋税于民也，因其所工，不求所拙⁽¹⁾。农人纳其获，女工效其功⁽²⁾。今释其所有，责其所无⁽³⁾。百

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⁽⁴⁾。间者⁽⁵⁾，郡国或令民作布絮，吏恣留难⁽⁶⁾，与之为市。吏之所入，非独齐、阿之缣，蜀、汉之布也⁽⁷⁾，亦民间之所为耳。行奸卖平⁽⁸⁾，农民重苦，女工再税，未见输之均也。县官猥发，阖门擅市⁽⁹⁾，则万物并收。万物并收，则物腾跃⁽¹⁰⁾。腾跃，则商贾侔⁽¹¹⁾利。自市，则吏容奸⁽¹²⁾。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，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⁽¹³⁾，未见准之平也。盖古之均输，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，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- (1) 因：这里是依据的意思。工：擅长的。拙：笨拙的。
- (2) 女工：劳动妇女。功：这里指女工纺织物。
- (3) 释：舍弃。责：索取。
- (4) 便：方便，这里有满足的意思。上：指官府。
- (5) 间：其中。
- (6) 留难：刁难。
- (7) 齐、阿：在今山东，两地都是汉代丝绸的著名产地。
缣(jiān 兼)：缣绸。汉：汉中郡，相当今陕西南部、湖北西北部地区。蜀、汉两地都是汉代麻布的著名产地。
- (8) 行奸卖平：运用奸诈手段，抑平物价。
- (9) 猥(wei 畏)发：乱发号令。猥：杂乱。阖(hé 合)：关闭。
- (10) 腾跃：[物价]飞涨。
- (11) 侔(móu 谋)：谋取，求。
- (12) 自市：指官吏自己经营贸易。吏容奸：官吏与奸商勾结。

(13) 轻贾：奸商，不法商人。

【按】贤良、文学采取“抓住一点、不及其余”和抽象肯定过去，具体否定当前的卑鄙手段，抓住均输、平准法在执行过程中的某些缺点错误，反对汉武帝以来所推行的经济政策，妄图从根本上否定汉武帝所执行的法家路线。这是一切反动派攻击新生事物，搞复古倒退所一贯使用的伎俩。

【译文】

始元六年，昭帝下诏书，让丞相、御史大夫和贤良、文学一起议论，向他们询问民间感到疾苦的事情。

文学对答说：“我们听说：治理人民的方法，应是防止纵欲享乐的根源，发扬人所固有的道德的萌芽因素，只有抑制工、商之利而推广仁义，不要用利来诱人，然后教化才可以推行，风俗才可以改变。现在各地方推行盐铁官营、酒类专卖和均输法，与百姓争利，破坏了敦厚的朴实风气，形成了贪婪卑劣的习俗。这样，百姓从事农业的人减少了，追求工商之利的人增多了。表面上繁荣，则实际上空虚；工商业兴旺，农业就亏损。工商业发达，人民就奢侈放纵，农业发达，人民就诚实谨慎。人民诚实谨慎就生活富足，人民奢侈就引起饥寒。希望废除盐铁官营、酒类专卖和均输法，以便提倡农业，抑制工商业，大大促进农业的发展，这才是妥当的。”

大夫说：“匈奴背叛不服，屡次侵犯边境。防备它，就会使内地的军队疲于奔命；不防备它，他们就不断地来侵略。先皇帝（指汉武帝）深切关心边境人民长期遭受祸害，以他们被敌人俘虏、掠夺为苦，所以修建了堡垒要塞，整顿了烽火台，屯田驻军来防备敌人。由于边防费用不足，所以举办盐铁官营、酒类专卖，设置均输官，增殖货物，增加财政收入，用来补充边防费用。现在议论的人想要废除这些，对内就会使得国库空虚，对外就会导致边防费用的缺乏，致

使守卫边塞的士卒受冻挨饿，将拿什么供给他们？废除这些措施，是不妥当的。”

文学说：“孔子说：‘有封国有封邑的诸侯、大夫们，不必担心贫穷，而应担心分配不均；不必担心人少，而应担心人不安分守己。’所以天子不考虑多少，诸侯不考虑封国的利害，大夫不考虑封邑的得失。要多行仁义，教化人们，推广德行，安抚人们，这样，就会使近处的人亲附，远处的人心悦诚服。所以善于克敌制胜的人不必使用武力，善于作战的人不需要很多军队，善于统率军队的人没有必要布阵交锋。只要在朝廷上修明政治，自然会使敌军不战而退。高明的执政者行施仁政，就可以无敌于天下，何必用什么军费呢？”

大夫说：“匈奴凶恶狡猾，蛮横地侵入边塞，危害汉朝，杀戮边郡人民及朔方郡都尉，这是非常严重的叛逆不轨行动，老早就应当出兵征讨了。皇帝广布恩惠，怜惜百姓的生活还不富足，不忍轻易让将官们战死于荒野。你们这些人即使没有披铠甲、握兵器到北方反击匈奴的志气，[也不应破坏这种防御措施，]但现在又要废除盐铁官营和均输法，扰乱筹集边防军费的措施，破坏作战计划，丝毫不忧虑边疆安危，这在道义上是很不妥当的。”

文学说：“古代人崇尚以德服人而鄙视使用武力。孔子说：‘远处的人不归服，便提倡仁、义、礼、乐招来他们；已经来了，就要让他安心生活。’现在，舍弃仁义道德而任用武力征伐，兴兵讨伐，屯田戍边以防御，陈兵边塞，旷日持久，无终止地转运军粮，使得边境的士卒在外忍饥受寒，百姓在内地劳苦不堪。创立盐铁官营制，开始设主管专利的官

来供给边防用费，这决不是个好主意。所以，还是废除它为妥当。”

大夫说：“古代建立国家的人，开辟发展农业、工商业的途径，沟通物资有无。通过集市来统一调配对物资的需求，招致四方人士，聚集各种货物，农、商、工匠都能从这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，交易后各自回去。《易经》上说，‘货物流通变化，人民就不会因停滞而产生倦怠，。所以，没有工业生产，农业用具就缺乏；没有商业活动，有价值的物资就得不到供应。农业用具缺少，粮食就不能增产；有价值的物资得不到供应，财政收入就不足。所以，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法，正是为了流通被积压的物资而及时调剂需求的缓急。废除它，是不妥当的。”

文学说：“用德来诱导人民，人民就归于纯厚；用利来引诱人民，则民俗浇薄。民俗浇薄，就会背弃礼义而热中牟利，热中牟利，百姓就往返奔走赶往市场交易。《老子》上说：‘贫穷的国家好象富裕，，并不是它的财货多，而是欲望多而百姓急于求利。正为此，高明的执政者重视农业，抑制工、商业，用礼、义防范人民的贪欲，增加粮食和货财。在集市上，商人不贩运没用的东西，工匠不做没有用的器物。所以，用商业来流通积压、滞销的货物，用工业来提供器械，这些都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事务”。

大夫说：“《管子》上说，国家有肥沃土地的富饶，而百姓吃不饱，这是由于生产工具不完备的原故；有大山河海的物产，而百姓没钱花，这是由于工商业不发达的原故。陇、蜀两郡的丹砂、漆、兽毛、鸟羽，荆、扬两州的皮、革、兽

骨、象牙，江南的楠木、梓木、竹竿和箭竹；燕、齐两地的鱼、盐、毛毡和皮裘，兖、豫出产的漆器、绢、细葛、麻布，都是人养生送死必须使用的东西。这些东西都有待于商业沟通有无，有待于工业制作成品。所以，圣人制作了船、桨这样的工具，进行水上运输，使牛驾马进行陆地运输，把货物输送到遥远险峻的地方，深入偏僻的地区。为的是流通各种货物，便利百姓。正是这样，先皇帝立盐铁官以满足农业需要的生产工具；设均输官来增加人民收入。盐铁、均输是万民所拥护的，也是人民赖以取得自己所需物品的保证。废除它，是不妥当的。”

文学说：“国有肥沃土地的富饶，而百姓吃不饱，这是由于工、商业发达而农业废弛的原故；有山、海的物资，而百姓没钱花，这是由于不从事制造百姓实用的东西，而制造了过多的奢侈品的原故。所以，大河里的水装不满渗漏的酒器；山和海也填不满无底的深沟峡谷。正因为此，商王盘庚住着简陋的茅屋，舜抛弃黄金不用，高帝禁止商人做官，都是为了遏制贪鄙的习俗而培养诚朴的风气。排斥、困辱商人，堵塞求利的门路，老百姓尚且有人为非作歹，何况政府带头谋求工商之利呢？《春秋公羊传》上说，‘诸侯好利，那么，大夫就品质鄙劣；大夫品质鄙劣，那么，士必然贪财；士贪财，那么，百姓必然偷盗。’这是开了牟利之门，给百姓提供了犯罪的阶梯了。”

大夫说：“过去，各地方诸侯，各以地方物产做为贡赋运往京师，往来很麻烦，也很困难。这些物品大都质量十分低劣，甚至它的价值抵不上它的运费。为此，在各郡国设置

了均输官，帮助调配运输，便利远处交纳贡赋，所以叫做均输。在京城设了仓库贮存货物，物价低落时就买进，物价高涨时就卖出，以此平抑物价。这样，政府掌握着实物，商人无法垄断牟利，所以叫做平准。平准，则百姓不会失业，均输，则百姓劳逸均等。所以，平准、均输，为的是平抑物价而便利百姓，决不是什么开牟利之门，为百姓设置犯罪的阶梯！”

文学说：“过去(指武帝时)向百姓征收赋税，是征收他们所擅长生产的东西，而不强求他们所不能生产的东西。所以，农夫交纳农产品，劳动妇女交纳纺织物。现在，舍弃他们所生产的东西，索取他们所不生产的东西，迫使百姓廉价卖出自己的产品，〔高价〕买进要征收的货物，以满足官府需求。在上述情况中，有的地方命令百姓做布、絮作为贡赋的物品，官吏肆意刁难，强行收购。官吏所征收的，不仅仅在齐、阿征收当地的特产缣绸，在汉、蜀征收当地的特产麻布，还叫一般地区的民间也制做这些物品。官吏用奸诈的手段压低价格，使农民受加倍的苦难，女工交纳双份的税收，没有看到均输的均，究竟在哪里？官府任意发号施令，关闭城门，强求收购，什么东西都要。什么东西都要，物价就飞涨；物价飞涨，则商人从中牟利。官吏自行贸易，就会与奸商勾结。豪吏、富商囤聚居奇待市上缺货时抛出；恶商奸吏贱收而贵卖，没有看到平准的平在那里？过去的均输，为的是平均劳逸，便利贡赋运输，并非为了赢利而买卖各种货物的。”